



星月未改 童年如故

| 王秋花



图片由AI生成。

已是一家人乘凉休憩的好去处。小小的我，总是黏在爷爷奶奶和外婆身边，守着最安稳温柔的人间烟火。

奶奶和外婆的手里，总拿着一把麦秆编成的蒲扇，粗糙的麦秆带着天然的草木清香，轻轻摇出阵阵凉风。两位老人坐在晚风里，不言不语，轮流为我轻轻扇风，赶走夏夜的蚊虫，拂去我额头上的热汗。扇叶摇晃的沙沙声，温柔了一整个童年的盛夏，是我此生听过最安稳治愈的声响。

不远处，爷爷和叔公围坐在一起，闲谈家常，细数农事。他们聊着田里的庄稼长势，说着村落里的细碎琐事，言语质朴，烟火寻常。平淡的闲谈间隙，爷爷总会随口说几句诙谐的笑话，逗得晚风都带着笑意，庭院里满是温柔的欢声笑语。

那个年代的时光，走得格外缓慢。没有匆匆的步履，没有焦灼的生活，只有晚风、星月、闲谈与陪伴。那时的夏夜，是最盛大的浪漫，漫天星光洒落田野，草丛间、田埂边，无数萤火虫提着细碎的微光漫天飞舞，点点荧光璀璨闪烁，竟和天上的星星一样繁多明亮。

年少的我们，一群懵懂的孩童，挣脱了白日的束缚，在夜色里肆意奔跑。我们追着温柔的晚风奔跑，追着皎洁的月亮前行，也追着漫天飞舞的萤火虫嬉戏打闹。孩童的快乐纯粹又温柔，我们贪恋那点点微光，热爱这漫天浪漫，却始终心怀善意，只追不抓，任由那些小小的光亮，在夏夜的草丛与晚风里自由翩跹。

时光倏忽，岁岁年年。曾经在大

院门口追光逐月的小女孩，早已褪去稚气，褪去懵懂，在烟火人间里奔波忙碌，扛起了生活的琐碎与责任。老宅的庭院依旧，晚风依旧，星空依旧，只是当年围坐乘凉的人，早已散落在岁月两端。

如今依旧是盛夏，依旧是蛙声满堂、星河漫天的夜晚。我依旧站在晚风里看星星，望月亮，只是身边再也没有轻轻摇曳的麦秆蒲扇，没有长辈温

柔的闲谈与笑语。

可所幸，温柔的从不是限定的时光，而是藏在心底的记忆。岁月带走了年少的光景，却带不走刻在骨子里的温柔。每当夏夜风起，星河坠落，那些温柔的旧时光便会如约归来。

晚风知我意，旧星念故人。人间烟火岁岁寻常，唯有童年夏夜的温柔，历经岁月沉淀，始终明亮如初，温暖着我往后每一个平凡的朝夕。

跳出舒适圈

| 刘春媛

那天我参加了一个活动，偶遇许久未见的文友。久别重逢，自然格外亲切。闲聊间得知，短短几年，她已成为小有名气的网络小说作者，某大网站签约作家，年收入不菲。我大为震惊，印象里习惯写清新小散文的她，怎么一下子华丽转身，变成动辄数百万字的网络大咖？看到我惊得下巴快掉了，她莞尔一笑：“人要勇于挑战自己，跳出舒适圈！”

我心中一震！是啊，我就是躺在舒适圈太久了，偶尔想做改变，也因为遇到一点困难就退缩了。早先我也尝试写过网络小说，写到三四万字时，编辑一句“写得太平淡，找不到爽文的感觉”，签约没有了下文，再加上听闻网文需要每日持续更新，时常要熬夜赶稿，便知难而退了。

当然，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投身网络创作，写网文也不大可能一炮走红，总是要在一次次碰壁中总结经验，反复打磨情节，甚至推倒初稿重新再来。回想早年我给报刊投稿，刚开始不也是屡屡石沉大海，后来才渐渐摸出了门道，提高了稿件录用率。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到现在十多年

了，一直以来都习惯写散文，骤然踏入一个陌生的赛道，自然需要莫大的勇气，百折不挠的韧劲，摸着石头过河，在艰难中前行。不逼自己一把，永远不知道自己的能力极限在哪里。

现代社会发展日新月异，许多领域都受到挑战，面临变革转型。传统文学正面临着网络文学的巨大冲击，阵地被蚕食，许多纯文学刊物、报纸副刊被迫缩减版面，甚至停版停刊，留给作者的发表空间越来越窄。这时向网络文学转型，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选择。一些人做到了，比如我的文友；而大部分人安逸于舒适圈没办法做出改变，比如我，只能不时感慨：属于纸质文学的黄金期过去了，发表文章越来越难了！

文学领域如此，其他领域莫不如是。教育行业的变化，所有人都有切身感受。以前的教育，尤其是大学教育属于精英教育，高考称得上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考上了大学便有了所谓的“铁饭碗”。而现在的教育倾向更多人，高校的门槛越来越低，即便考上了传统意义上的好大学，也面临着就业难等压力。这时，就需要跳出舒适圈，不断强化自己，增强求职竞争力。或

者抛掉名牌大学生的优越感，先就业再择业，总比做躺平族、啃老族强。那句“富不过三代”的谶言，也给躺在父辈打造的舒适圈的二代和三代们敲响了警钟。所有的舒适都是有代价的，好走的路，大概率是下坡路。

反观我身为教师的本职工作，从前依靠一纸教案、一支粉笔就能完成整堂课。随着多媒体教学全面普及，旧有的授课模式被不断革新。年轻教师还好，适应能力强，一些老教师就叫苦不迭，待在舒适圈里惯了，一时要改变谈何容易。就算是我这种“中年老教师”，下载修改别人的课件还可以，要自己独立完成一个立意新颖、设计精巧的精品课件，也不是容易的事儿，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学习、打磨。唯有跳出教学的舒适圈，不断学习新技术，才能跟上课堂变革的脚步。

两年前，由于工作调动，我被调整到初中部任教。教了23年的高中，对高中教材、考纲、学生都比较了解，谈不上游刃有余，但也应付自如。舒适圈一下子被打破，到了一个几乎陌生的领域，面对比较叛逆，没有经过任何筛选的初中学生，刚开始很不适应。后来，

我慢慢调整心态，研究学情、教材、教法，总算慢慢进入正轨，不再疲于应对。我们的时代，已经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，许多变革突如其来，不可避免。经济发展模式、发展理念、消费理念接连更新，稳定的“铁饭碗”不复存在……我们唯有主动或被动走出思想与行为的舒适区，接纳时代变革带来的阵痛，才能完成自我蜕变，跟上时代前行的脚步。

当然，跳出舒适圈，并不是瞎搞蛮干，而是基于现实的需要，基于对自己的了解，不安于现状，不故步自封，勇敢地挑战自己，做出有益的改变。跳出舒适圈，也不是让自己到不舒适的地方去，而是把暂时陌生不适应的新领域，慢慢修炼成得心应手的新阵地，不断拓宽自己能力的边界，一如蚕的破茧成蝶。

再回到写作这件事。眼下，AI写作又给传统文字创作带来了新挑战。我们该如何守住本心，跳出惰性造就的舒适圈？许多人一有写作任务就直接交给人工智能，放弃独立思考与动笔练习，慢慢荒废写作能力。这，是我们当下必须认真思索的课题。



旅行后改的高考志愿

| 唐筱毅



第三天的太阳很毒，我从古城北门出来，走到一个十字路口，一辆电动车侧翻在地上，一个老太太被车把卡住，半躺在柏油路面上。旁边几个人想帮忙又不敢动，怕伤着她。正在犹豫的工夫，对面羊肉粉店的门帘被掀开，两个人走出来。他们穿着体能训练服，没戴帽子，脖子上挂着毛巾。

矮一点的那个蹲下去托住老太太后背，另一个弯腰把电动车扶正。两个人，四只手。动作很稳，配合得像排练过。老太太被扶到路边坐下，膝盖蹭破了皮，血珠渗出来。矮个子从兜里掏

出一包纸巾递过去，蹲下来卷起她的裤腿看了看伤口，回头跟同伴说了一句。同伴转身回羊肉粉店，出来时拿着瓶矿泉水，拧开盖子冲洗伤口。整个过程很快，到我还没来得及掏出手机。旁边一个卖冰粉的大姐用小铲子刮着冰，头也没抬地说：“那两个兵是旁边营区的，经常来这家吃粉。”

那天晚上回到青旅，我在上铺躺着，风扇“吱吱”地转。脑子里反复出现那个兵蹲下去的动作——快、利落，好像帮人是他肌肉记忆的一部分。我打开手机，翻到高考志愿填报的页面，空

白表格躺在屏幕上。之前填的都是人工智能类的学校，我妈说好找工作，我把它全删了。

录取通知书到的那天，我妈正在超市理货。她接完电话在冷柜前面站了一会儿，旁边理货的阿姨问她怎么了。她说：“没事，我儿子报了个军校。”

火车上大姐给的橘子，皮我夹在那本小说《亮剑》里。时间久了变成一片干硬的褐色薄片，每次翻到那页都会掉下来。我小心地把它夹回去，捏在指尖的时候能听见脆裂的声响。很轻，像什么东西正在破壳。



水调歌头·赞郑成功

| 杨新辉

石井沧波起，
赤土铸雄名。
帆樯直渡东溟，
一剑扫蛮营。
不负闽南桑梓，
敢拓天涯疆宇，
浩气贯长鲸。
故垒潮声在，
千载仰英声。

抚残堞，
观瀚海，
念平生。
河山无恙，
遗庙松柏自峥嵘。
莫道沧溟路远，
自有丹心如日，
万古照沧瀛。
此地曾栖凤，
我辈慕高情。



千年治水 一脉坚守

| 高峰

雨下了几天，还没有停的意思。我坐在窗前，心里有些发愁。这雨，怕是又要涨水了。

我们这地方，地势低，一下大雨，水便从四面八方涌过来，把街道淹成一条条小河。小时候每逢涨水，我倒是欢喜的。可以卷起裤脚，在巷子里蹚水玩，看谁溅起的水花大。有一回，水涨得厉害，把隔壁王婶家的鸡窝都给冲了，几只母鸡站在墙头上，“咯咯”地叫着，那样子可怜又好笑。祖父却笑不出来，他蹲在门槛上，看着那浑浊的水一寸一寸地往上涨，嘴里念叨着：“这水，怕是要进屋了。”

那水后来没有进屋。半夜的时候，雨停了，水也慢慢地退了下去。祖父松了口气，第二天一早，便扛着锄头去了河边，加固那段被他念叨了一辈子的堤坝。

如今想来，祖父那辈人，是与洪水斗了一辈子的。他们没有多少文化，不懂得什么高深的道理，却有一套从祖上传下来的治水的法子。什么时候该加固堤防，哪里该挖排水沟，哪段河岸容易塌方，他们都了如指掌。这些经验，是一代一代人，在水里泡出来的，在泥里滚出来的。

古人治水，比我们高明得多。我后来读了书，知道了一些历史。早在金朝，就有了《河防令》，那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防洪法规。规定了防汛的起止时间，沿河官员要轮流值守，汛前要巡查加固堤防，有功的奖，有罪的罚。古人没有现在这样的技术，却在制度上做到了极致。北宋的时候，各州都设有“河堤判官”，专门负责黄河的防汛。明朝更甚，设了“总理河道”，还能指挥军队抢险。

但古人治水，最让我佩服的，还是他们的智慧。不是那种大刀阔斧的改造，而是一种顺其自然的巧劲。四川的都江堰、江西的福寿沟都是这样的。福寿沟在赣州，是北宋时修的，到如今还在用，已经九百多年了。一条排水沟，用了将近一千年，其中的道理，值得我们深思。古人修福寿沟，不是简单地把水排走，而是利用了地形，顺势而为，让水自己找到出路。

我站在窗前，雨还在下着。透过雨幕，能看见远处河堤上亮着灯，有人在巡堤。那些身影，在雨中显得有些模糊，却又格外坚定。我想起手机里看到的新闻：这段时间，从南到北，许多地方都在抗洪。基层干部挨家挨户地敲门，转移群众；志愿者们开着冲锋舟，在被淹的街道上搜寻被困的人。这些人，和历代那些在洪水中守护家园的人一样，都是普普通通的，却也是顶天立地的。

我想起《诗经》里的一句话：“民亦劳止，汙可小康。”意思是老百姓辛苦了，该让他们过几天安生日子了。可是老天爷常常不作美，偏要弄些水旱灾害来考验人。好在，从古至今，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缺在灾难面前站得笔直的人。